



郭魯別夫医生

特雅吉列夫著

汪 浦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郭 魯 · 別 夫 医 生

[苏]特雅吉列夫著

汪 浦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ДЯГИЛЕВ
ДОКТОР ГОЛУБЕВ

本書根据《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57年版本譯出

郭魯別夫醫生

〔苏〕特雅吉列夫著

汪 浦 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书号 042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1/2 字數 140,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八) 0.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描写苏联一位青年医生郭魯別夫，为了拯救一个患化膿性心包炎的重病人，敢于打破陈規，大胆地想，大胆地作，在党的支持和老医生們的帮助下，终于用新的疗法医好了这个病人。

从前，在医学中，化膿性心包炎可說是一种不治之症，旧的一套疗法只能使患者苟延殘生，不能根除病苦。郭魯別夫为了彻底拯救病人的生命，坚决抛弃了旧的疗法，探求新的疗法。可是新事物总会遭到保守的落后势力的阻礙，郭魯別夫不得不与一群因循守旧、官气十足、表面上还很强大的反对者展开激烈的斗争。他遇到的第一个頑强对手就是自己的科主任彼斯科夫。彼斯科夫是个經驗丰富、享有很高荣誉的老医生，但他在成名之后，就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再进取，不再学习，逐渐落后了，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同时他又死爱面子，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威信”，他为了压制新生力量，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不顾病人的性命。郭魯別夫在与彼斯科夫这一流人物的曲折而复杂的斗争中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终于用事实击败了頑固的保守派。

作者細致地刻划了正面和反面人物的形象，反映了苏联医务工作者們忘我劳动的偉大精神。在今天大跃进的形式之下，郭魯別夫的形象能鼓舞我們的工作热情，激励我們奋发向上、大胆革新、鼓足干劲来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

1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古季莫娃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跟前。办公桌上开着一盏綠色灯罩的台灯，灯光照在几張化驗記錄單上。

今天科里很平靜。病人在睡覺，沒有重病員。

第五內科的六間病房全都設在走廊的一边，走廊的另一边是一排迎街开的大窗子。这时候，不論在走廊里，还是在病房的玻璃門里面，都是黑森森的，只有每間病房門上的小藍灯还亮着微光。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精神一恍惚，打起盹来，她仿佛看見周圍的一切都沉浸在淺藍色的水中，只有兩盞灯——她自己的和助理护士紅頭髮阿洛奇卡的，象浮在寬闊河面上的兩只浮标。

周圍是一片寂靜。只偶尔听到有人在夢中尖叫、有人在呻吟。这一切声音都显得特別响。樓下傳來嘎吱一聲門响。又聽見鄰近一間病房里的病人在說夢話。阿洛奇卡在筆記本上画綫，听得見鉛筆发出簌簌之声。外面下着雨，也听得見窗外风声輕吼，細雨点打在玻璃上。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覺得有点冷；她把自己織的一件毛衣套在白罩衣外面。趁現在有空，必須把化驗結果抄到

病历表上去。这可不能敷衍了事，要抄得既工整、又漂亮。要不然，主任又該嘮叨了。主任的脾气不好惹：他吹毛求疵，看什么都不順眼。伊林娜·彼得罗芙娜記得十五年前，当她剛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主任就是在这条走廊里迎接她的。主任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握住她的手不放，把她引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讓她坐在安乐椅上，硬要她喝杯“見面”茶，接着詢問了她的一切情况，鼓励了她，答应帮助她。那时候，她还很年輕，剛从护士学校毕业。而主任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儿——兩道黑色的濃眉，人善良而厚道。現在，主任的眉毛已是灰白的、乱糟糟的了，性情也是乱糟糟的，他完全变了样……是的，時間在前进呀。伊林娜·彼得罗芙娜想起了她第一次替病人打針的情景，就是在这里的一百零七号病房里，她把針头弄断了。她吓坏了，泪流滿面地奔向主任办公室。主任安慰她，跟她一起来到病人跟前，主任亲自打針……

電話鈴响了。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向电话机跑去。

“什么事呀？我是值班护士古季莫娃。好，我就准备。等一会儿。他是什么病？好，一切都明白了。”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回到自己办公桌跟前，看見阿洛奇卡的疑問的目光。

“急診室来的电话。等着接一个重病号。叫我們准备床位。”

内科值班医生列奥尼德·华西里耶维奇·郭鲁别夫站在窗前。昏黯的玻璃上映出了他那穿着白罩衣的肩闊腰圓的矮壯身影。黑頭髮压在白淨的医生帽里。一条熨得平平整整的雪白的小領子，緊圍着他那晒得黝黑的、肌肉发达的脖子。

外面飄着秋天的毛毛雨。窗外一盞路灯被风吹得搖来晃去，它那圓圓的黯淡的黃光在一灘微波起伏的大水窪里游动着。

郭魯別夫疲倦了，但他并沒去睡覺。今天是他第一次在医院里值班。大約十年前，他在西伯利亞的一所医学院毕业了。他在前綫經歷过很多事情，受到了很多考驗。他担任过各种重大的行政职务。战后他才干起自己的老本行——医疗工作来。起初，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来到一所卫戍部队的小医院，以后又轉到軍医学院医疗系去学习。一九五〇年，他在医疗系毕业以后，被派到这所規模宏大的軍医院里来当住院医生。

郭魯別夫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他要值班了。昨天晚上，他再一次翻閱了朗格和节列宁等著的內科学教科書，閱讀了內科急診参考手冊。

值班時間快完了，並沒有发生什么特別的事情。病人們的病情不算复杂：潰瘍、高血压、肺气腫。兩個战士患肺炎——一看就明白，就是尚未毕业的医科大学生也能診斷

出来。他很快就把一切病情搞清楚了。他甚至还觉得有点儿遗憾：连稍微费点儿脑筋的事都没有碰到。

最后一辆无轨电车辘辘地响着轮子，开过了大街。对面一幢新盖的五层楼房的一个窗眼里还亮着灯。郭鲁别夫清楚地看见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白髮蒼蒼的瘦小老人。老人把头深深地埋在桌子上，很快地写着什么，他常常跳起来，跑到書櫃前面，抽出一本書，边走边翻着，然后又坐到桌子跟前。

雨下大了。去年春天栽在大街上的一棵树苗（大概是楊树吧）被风吹弯了，它的光秃的树枝在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又伸了回去，接着又弯下来。“它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它在跟风斗争呵，”郭鲁别夫这样想着。

有人在猛烈地敲门。急诊室的护士走了进来。

“呵，您还没有去睡觉？”

“不大想睡。”

“给您送来了一个重病号。”

“好吧，送来吧，”郭鲁别夫使劲地搓着手。

3

门吱地一声响了。进来一个汽车司机，后面跟着一个圆圆面孔、脸颊红润的中士。他们抬着病人。病人躺在担架上，连头一起套在棉睡袋里。走在前面的司机的粗大手腕上，静脉管胀得很粗，他耸着双肩；吃力地往前栽着，由此可见，病人的身体是很沉的。

他們抬着病人，經過寬大的、光綫柔和的候診室。脚步声几乎听不見了，因为地上鋪着地毯。这儿到处都摆着漆得雪白的木托台，托台上放着盆花——无花果、棕櫚、天竺葵。牆上挂着鮮艳悅目的图画。空气新鮮。

他們把病人抬进內科医生办公室。

“把病人抬到这里来，放在診察台上，……”护士吩咐道。“睡袋留在担架上吧。这里暖和。請把他的大衣脫下。”

他們把病人放在診察台上。給他脫大衣的时候，他低沉地、拖長了声音呻吟。郭魯別夫一眼就看見了病人发青的嘴唇，好象他剛吃过黑莓果。

“您是护送的人嗎？”郭魯別夫問中士。

“是的。我是近卫軍中士貝斯特罗夫。”

“那么，請您到候診室去等一等吧。”

中士和司机輕輕地迈脚步，走出了办公室。

郭魯別夫坐到病人旁边，問道：

“貴姓？”

“苏哈切夫。”

“名字和父名呢？”

“巴威尔……达尼洛維奇……”

郭魯別夫发现病人的呼吸急促、淺短、有杂音，吸气的時候，兩只鼻孔鼓得大大的。“这是鼻翼呼吸，”郭魯別夫看出来。“得了哪些病才会出現这种呼吸呢？”但他立刻又撇开了这些想法；“不應該着忙，要不然就会搞乱的。”

郭魯別夫仔細觀看了病人。在他面前躺着一個體格強壯的小伙子。他那淺褐色的眼睛狂熱地閃着光，他的面孔鮮紅，上嘴唇上和面頰上的金色汗毛閃閃發亮，小麥色的濃眉毛也發着金黃色的光，這一切使得整個面孔光芒四射。

“哪里不舒服？”郭魯別夫關切地問。

“这里。”蘇哈切夫遲鈍地叉開手指，往自己的胸膛上按去。

“怎么样？痛嗎？怎么个痛法？是疼痛、壓痛還是擠痛？什麼時候痛？”

蘇哈切夫回答的時候很吃力，他皺着眉頭，低沉地咳起嗽來。

“中士！”郭魯別夫叫道。

中士走進來，惶惑不安地東張西望，他在这間潔淨得耀眼欲花的房間里手足無措了，只得摘下軍帽，顯出敬聽吩咐的神情。

“您有什麼吩咐，同志……”

“近衛軍少校。”郭魯別夫提醒他。

“近衛軍少校同志，您有什麼吩咐？”

“貝斯特羅夫同志，請您談一談，您的這個戰士是怎樣得病的。”

中士整一整皮帶，凝視着少校制服上的一顆亮閃閃的扣子。

“是这样的……”

這是三天前的事。年輕的架橋兵們在“敵人”的火力下

演习架桥。任务虽然是根据演习的需要假设的，但却要求应该象在真正的战争中那样来执行。在河中间，有个战士一失足掉进水里，沉下去了。苏哈切夫在附近不远。他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水中，把这个同志救了起来。

“这就是全部经过，近卫军少校同志。”

“掉进水里去的那个人怎样呢？”郭鲁别夫问，同时满怀敬意地瞥了苏哈切夫一眼。

“没出毛病，”中士回答道。“可是苏哈切夫得了病。起初发抖，后来发烧。我们的医生说，是肺炎什么的。”

“我们会弄清楚的……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

中士向门口转过身去，但又停了下来，在想什么。

“还有什么事吗？”

“近卫军少校同志，他很快就会好吗？”

“这我可不知道。”

中士揉着军帽，他的面孔红得更厉害了，完全变成绯红了。

“近卫军少校同志，您想个法儿，把我的战士医好吧。”

中士走了。护士从病人腋下抽出体温表，拿到灯光下面，眯着眼睛在看。

“多少？”郭鲁别夫问。

“三十九度二。”

郭鲁别夫在护士的帮助下，把苏哈切夫的上身脱光，让他仰躺着。病人身上冒着热气，全身都是大颗儿汗珠，好象刚洗完澡，还没有来得及擦干似的。护士用毛巾给他擦汗。

郭魯別夫抓住病人一只手（手臂上刺了一个藍色的錨形），很久还摸不出脉搏来。他终于在一個很深的地方勉強摸到了一絲不均匀的、急速跳动的脉搏。

苏哈切夫微微睜开眼睛：他的身子接觸着医生的柔軟而清涼的手，感到很舒服。

郭魯別夫仔細診察了病人，斷定他的确是患肺炎。可是在苏哈切夫身上还有一种不得不使郭魯別夫小心謹慎的东西：病情十分沉重，脉搏跳得很不好。

郭魯別夫沉思起来。他的目光碰到病人的目光。苏哈切夫的眼睛好象更亮了，在他那扩大了瞳孔里燃着金黃色的火花——这是电灯的反光，穿白罩衣、戴白帽子的医生的矮小身影也映在眼珠里。这对眼睛滿含着期待的神色和抑制着的惊慌。郭魯別夫尽量不露出自己的疑慮，他不懂不忙地站起来，吩咐道：

“护士同志，不要給他洗澡。換了內衣就把病人抬到第五內科去。讓他躺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在一百零七号病房。”

苏哈切夫被抬到兩輪車上，推走了。郭魯別夫坐到桌子跟前，填写病历。

但是他坐不住。“見鬼，这里有点儿不对头！病人的臉色很不好，即使是格魯布性肺炎，也不会象这样。而且在他的病历里也沒有格魯布性肺炎的材料。为什么体温这样高，呼吸困難，嘴唇发青，脉搏这样弱？这样棒的小伙子，得病才三天怎么就‘垮’成这个样？千万可別弄錯呵。”

郭魯別夫丟下病历表，上三樓自己的辦公室去。

蘇哈切夫還躺在兩輪車上。伊林娜·彼得羅芙娜在兩輪車上面俯着身子。郭魯別夫走過去，聽見病人在請求：

“悶得很……把背墊高些……”

“等一會兒，親愛的，馬上就墊，”伊林娜·彼得羅芙娜親切地回答他，接着叫道：“華西里沙·伊凡諾芙娜！”

衛生員從病房裏走出來，她是個圓滾滾的矮胖身材，兩只手很短。伊林娜·彼得羅芙娜在她的幫助下把病人的背墊高了。

“您不太累吧？”郭魯別夫問病人。

“不……沒有什麼……”

“那麼，讓我再給您聽一次診，好嗎？”

蘇哈切夫不作聲，表示默許。

郭魯別夫再一次診查了病人。但他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疑問的答案。

“護士同志，把化學鉛筆給我，”郭魯別夫對護士說，隨即又告訴病人：“我要在您身上稍微畫一畫。等會兒用酒精一擦就可以擦掉的。”

蘇哈切夫根據醫生的行動，了解到醫生還不能把病症診斷出來。他想給醫生打打氣。

“可以倒進去嗎？”

“把什麼倒進去？”郭魯別夫不懂得他的意思。

“酒精呀，”蘇哈切夫想要微笑，他揚起眉毛，但立刻就痛得呻吟起來，兩道眉毛皺成一條綫，額上和鼻梁上也堆起

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

這時候，郭魯別夫才真正了解到這個人的病情是多麼嚴重。要是連微笑都不能夠，那病勢是十分沉重的了。

“酒精以後會有的，”他附和着他的玩笑，說：“不過先要把病治好。”

郭魯別夫測定了心臟的邊緣，用鉛筆作了記號。鉛筆不用蘸水，因為皮膚是濕的。病人的心跳得很微弱，時斷時續。它的跳動聲會使人聯想到胆怯的敲門聲。它輕輕地、慌忙地敲了几下，等着回答。它敲着，等着；敲着，等着。

“護士同志，您去告訴他們抽血化驗，作胸部透視。”

“化驗員我已經叫來了。X射綫科醫生也在等着病人。”

“這太好啦，推進去吧。”

“不給他注射樟腦嗎？”伊林娜·彼得羅芙娜小心地問。

“對，對，樟腦和咖啡因一塊兒注射……”

胸部透視和驗血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郭魯別夫焦急地、悶悶不樂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寫完了病歷。剩下的只是寫診斷了；總共只有幾個字。但這幾個字將決定一切——療法、護理、一個人的生命。

到底是什麼病呢？

郭魯別夫用清晰而漂亮的筆跡寫好了診斷：中心性肺炎，他還想附帶寫一點關於心臟的話，並打上問號。這是某些醫生常作的。但他覺得這樣作不誠實，因為他本來就不知道是什麼病呀。所以關於心臟，郭魯別夫一個字兒也沒

写。

街上空无一人。路灯还是那样摇晃着。下着毛毛雨。水湿的柏油马路象玻璃一样闪亮。路灯黯淡的黄光斜扫着马路。只有对面楼上一个窗眼里还亮着灯：那个白髮蒼蒼的瘦小老人仍在繼續工作。

4

病人住进病房以前，先要把隨身攜帶的證件和貴重物品交給值班护士保管。

苏哈切夫从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财产”：两条手帕、一只小皮夾、几封家信、一个筆記本和一支鉛笔。

“給我，亲爱的，我替您包起来，”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建議道。

苏哈切夫不同意，搖了搖頭，請求把背再墊高些。他把紅軍战士証交給了护士。其余所有东西都放在一条手帕里包起来，打了兩個十字結，塞到枕头底下。

“推进去吧，”护士吩咐道。

卫生員們抓住兩輪車，把它推进了病房。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在翻看紅軍战士証。里面夾着一張象片，象片的边是齿形的。她把象片拿到台灯下面。象片上一个年輕漂亮的姑娘在望着她，姑娘的小鼻子稍微有点翘，胸前挂着一枚共青团徽章。“这大概是他的未婚妻吧，”伊林娜·彼得罗芙娜想着，把象片放进自己的小皮包里。

卫生員們把苏哈切夫抬到床上。

“垫高一些……把我的背垫高一些……”他向卫生員們請求。

“华西里沙·伊凡諾芙娜，要拿几只枕头来，”伊林娜·彼得罗芙娜吩咐道。

他們把苏哈切夫安置妥当以后，他好象安定下来了。卫生員和看護員走了出去。伊林娜·彼得罗芙娜留在病人的床边。苏哈切夫呼吸急促，每吸一口气，眉毛就要扭动几下：他在忍耐着，不呻吟。

“治一治，病就会松的。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伊林娜·彼得罗芙娜說，一面輕輕地撫摸着苏哈切夫的肩膀。

过了一个小时，病情惡化了。病人輾轉不安，張着口吸气。

“阿洛奇卡，去拿氧气瓶来，”伊林娜·彼得罗芙娜从病房里伸出头去說道。

“还要去！我有自己的事哩……”

“去拿氧气瓶来。”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說得这样威严，以至紅頭髮阿洛奇卡立刻跳起来，跑到住院医生室去了。

“應該叫主任来，”阿洛奇卡回来以后說，同时把一只帶氧气瓶的灰色彈簧枕头交給伊林娜·彼得罗芙娜。

科里有个規定：不管什么时候来了重病号，一定要报告主任。但今天伊林娜·彼得罗芙娜不想給主任打电話。她看到郭魯別夫不能断定病人究竟是什么病，主任一定要嘮叨的，而这位年輕医生的第一次值班就將黯然失色。伊林

娜·彼得罗芙娜装着没有听见阿洛奇卡的话。

氧气稍许和缓了一下病情。但过了一会儿，苏哈切夫的病又重了。这时，伊林娜·彼得罗芙娜才叫一个卫生员留在病床旁边，自己去打电话。

起初，听筒里响着嘟嘟的铃声，接着听到一声干咳，一个稍微嘶哑的声音：

“喂。”

“主任同志，古季莫娃向您报告。”

“出了什么事？”

伊林娜·彼得罗芙娜把一切情况都讲了。

“诊断出来是什么病？”

“中心性肺炎。”

“哼……中心性。”

听筒里沉默了。

“是谁值班？”

“郭鲁别夫少校。”

“嗯……明白了。”

又是沉默。

“应当怎样办，伊凡·弗拉基米洛维奇？”

“用过强心剂了吗？”

“是的。我用了氧气。还要用什么？”

伊凡·弗拉基米洛维奇咳嗽了一声，咕咕囔囔地说了些什么，接着就挂上了听筒。